

石林春秋傳

四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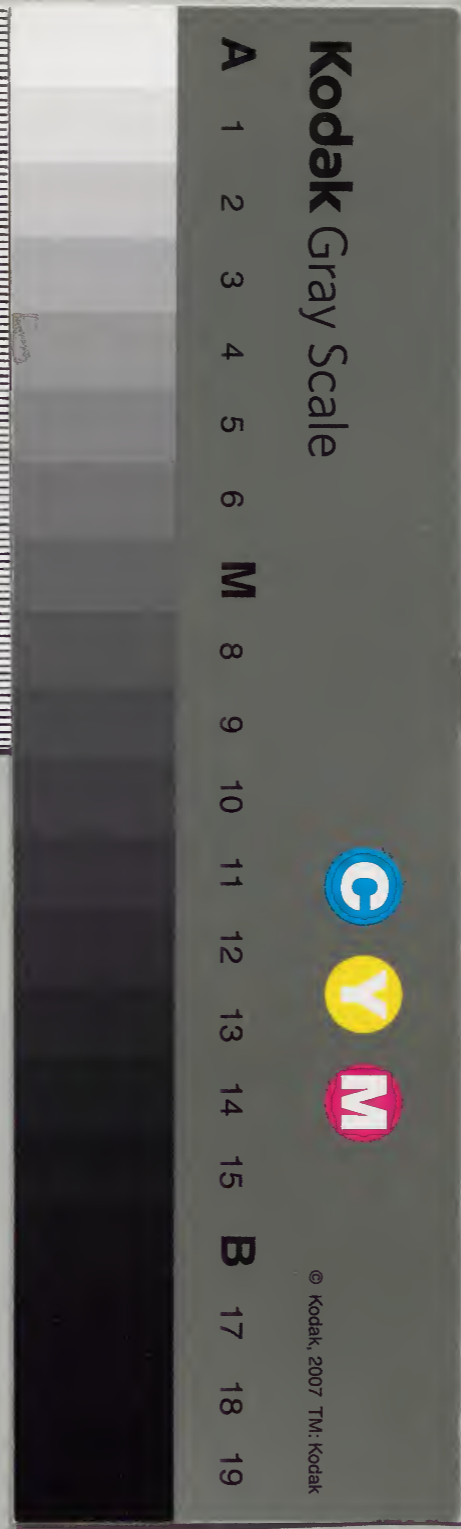
三
五

漢書門類			
二〇六三	一三九	一	五八五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〇六三	五八五	一	三九
號	冊	函	架
漢書門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	
函號	369	108	

共五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四

葉氏

淺草文庫

冬

記災也凡同書以時書者皆志秋以月書

者皆志八月九月十月害稼也書以時者其災長

冬州公如曹

州公寰內諸侯王之上大夫也天子三公曰公嘗
為公而食其邑者亦曰公州公嘗為公而食其邑
者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君也外此則無貳

通志堂

君乎過我也為天子之公而外交於諸侯以為無君則可矣是以因其過我而一正之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王之中士也來來朝也何以不書朝不正其得外交故不書朝與祭伯之辭一施之也葉子曰三傳皆以是為簡州公之辭夫周公既冬過我則來矣何至春而始書乎或曰州公以冬過我以春來朝若是則當如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異事而複重不可以蒙上文如劉夏石尚以上士三命書名氏王人以下士一命略名氏則中士再命書名而不氏固其所也諸侯再命之大夫如無駭挾以卒見

柔以伐見溺以會見吳札秦術楚椒以聘見鄭宛莒慶以其事見春秋之通例也何獨至於王士而疑之乎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者何冬習武事之名也何以書冬事而夏興之不時也且畏鄭云何以不書田其所志者習武事也

蔡人殺陳佗

稱人以殺討罪之辭也臣弑君在官者殺無赦以為國人則皆得討之矣佗陳賊也蔡人何以亦得殺春秋之義也惡加於君親者天下之所共絕不



必國人而後行之也故蔡殺陳佗得書楚殺夏徵舒得書踰年之君稱爵佗立踰年矣何以不稱爵不成其為君也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之君也而成之為君不成其為君然後佗可得與其殺成其為君然後商人可得正其殺

九月丁卯子同生

同莊公之名也嫡長也禮世子生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三月夫人以見於阼階而君親名之以告於太宰書而藏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非世子皆降一等見於外寢而名以有司所以正嫡也舉之以禮則書不以禮則不書所以重嫡也不

曰世子未誓於天子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內邑也古者以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有田事則焚萊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二月建丑之月也火未出而出曰焚咸丘火失其禁而遂以害其邑也其失火歟其焚萊歟災先言所而後言所災天火也見其火而已焚先言焚而後言所焚人火也有焚之者也葉子曰廢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鄉人為火來者拜之以為相弔之道焉咸丘焚固春秋之所重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鄧侯失地之君也諸侯失地以奔來者書以奔以朝來者書以朝失地則何以能朝猶不失其為君者也古者謂是為寄公或曰寓公寓公諸侯分地處之而不臣為其所寓君服齊衰三月何以名內有君也何以再書來朝殊見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夏之冬祭也宗廟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建子烝節矣何以書為桓公也桓棄父之命篡兄之位蓋無辭以見宗廟既取郕鼎納太廟矣復以五月烝踰冬而廢祠八月嘗先秋而

廢禴是豈以祭祀為嚴哉其意若曰吾釋其薄而用其厚祖考其說乎君子是以為誣雖祭而時猶不敬焉曰求豐而已矣葉子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周人之詩也周之先祖所以事其先公先王者雖亦以是四名不曰吉蠲為饁是用孝享者乎祭莫厚於烝嘗莫薄於祠禴先王因其時而並脩之未之有擇也豈必其厚者以為孝哉而桓公之祭見烝而廢祠見嘗而廢禴曰吾惟享而已矣豈其先祖所謂吉蠲者哉故烝而又烝君子察其重者而著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桓公無以受其福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王之下大夫也

夏五月丁丑烝秋伐邾

不言主帥內之微者也

冬十月雨雪

雨雪不志此何以志建酉之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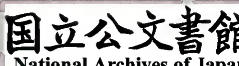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祭公寔內諸侯王之上大夫也來來朝也祭公則何以來朝于我天子使我主紀婚祭公逆王后過我而朝也天子逆后以卿而公臨之祭公逆后固非矣內諸侯不外交祭公來朝於我亦非也故祭

伯書來寔書來祭公書來逆王后則何以言遂祭公受命往逆后過我朝而後王亦非也故以繼事之辭書焉遂繼事也齊伐楚侵蔡而後伐可侵蔡所以伐楚也祭公逆后朝我而後逆不可朝我非以逆后也

九月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稱王后矣何以復曰季姜父母之辭也王者無外命之斯成后矣故逆曰王后未廟見父母未敢成之為后雖貴以配天子猶曰吾季姜云爾故歸仍稱季姜京師衆大之辭也京大也師衆也不敢斥天子之名曰是天下莫衆且大焉者也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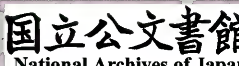
曹伯何以使世子來朝攝也禮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朝天子之節也朝天子有時有故不能朝則攝諸侯無相朝之道射姑而攝朝是仇天子之禮於諸侯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衛地也會兩相期也晉納捷菑而中已曰弗克納弗彼可得而我不欲之辭也宣公葬敬嬴而雨曰不克葬不我欲之而彼不得之辭也衛與我

期外我而不至我為恥矣故書弗遇若我不欲見然殺恥也沙隨之會晉以僞如愬拒公而不見非我所恥矣故書不見公正彼之不見不恥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內言戰敗之辭也何以不曰及齊侯衛侯鄭伯戰于郎外為志也魯以周班後鄭而鄭來伐然命魯者實齊也齊於是不能正又為之出兵而衛亦佐焉二國之罪有大於鄭者故不以鄭主兵而變其文曰來來聘來盟來歸來奔可矣未有戰而可來者是以君子之惡戰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何以稱人大夫貶而人者也大夫則何以貶
 正大夫之始盟也大夫交政於中國自是其強矣
 故於始焉一貶之葉子曰惡曹之盟三傳皆不著
 其事而先儒有為貶大夫之始盟者吾何以信其
 言哉前乎此有以諸侯而盟者矣未有大夫而盟
 者也後乎此有以大夫而盟者矣未有人而盟者
 也人而盟惟此與鹿上兩見爾鹿上執宋公而貶
 諸侯者也春秋謹名惟稱人為多義各主其事以
 別之微者稱人與眾稱人貶諸侯及大夫稱人此
 其大法也微者之盟不志既不得目微者以為眾
 則不可貶諸侯則無事非大夫而誰歟大夫之同

盟眾矣其皆稱人者惟清丘一見左氏以為貶晉
 原穀宋華椒衛孔達然則惡曹清丘其罪同春秋
 固正其法而一施之者也是以雞澤書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君命之也溴梁書大夫
 盟君在而大夫自為盟也各原其事而為之辭矣
 則大夫之盟始於此宜於是焉而正之也故曰大
 夫之盟始惡曹大夫之會始北杏大夫之同盟始
 清丘皆貶而稱人是春秋之旨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
 人執鄭祭仲
 祭仲鄭大夫之嘗入為王卿士而復其國者也拘

春秋左傳卷四

七

通志堂

而討罪曰執以伯討者稱君不以伯討者稱人以
 行人執者稱行人不以行人執者不稱行人祭仲
 非行人也鄭忽立宋莊公欲私其出突執仲使廢
 忽而立突不得為伯討也故以人執為人臣而專
 廢置君祭仲何以不貶言突歸於鄭則仲之惡不
 待貶絕而自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仲嘗入為王
 卿士歟古者諸侯無四命之大夫惟王大夫四命
 以字見春秋諸侯大夫以字見經者三宋孔父二
 王之後得備官也魯夷伯陳原仲死而君不名之
 也非備官而生見字惟鄭祭仲陳女叔爾蓋天子
 之命官初不別內外惟賢而有功德者則為之故

諸侯而入為王卿士者鄭武公父子為司寇是也
 諸侯大夫入為卿士雖不著於經而可以類見鄭
 武公以伯為司徒其適周則復國而卒固當仍書
 鄭伯乃大夫則有加命矣是不得不與王大夫同
 書字也

突歸于鄭

歸易辭也突鄭莊公之庶子自宋入而取國挈乎
 祭仲而易也不繫鄭不與其得鄭也凡諸侯及大
 夫去國歸以其道而順者曰歸雖非其道而無難
 之者亦曰歸歸順辭也亦易辭也歸非其道而逆
 者曰入雖以道而有難之者亦曰入入逆辭也亦

難辭也

鄭忽出奔衛

諸侯失國曰出奔大夫失位曰出奔諸侯有國而國人所尊者也大夫有位而國人所禮者也諸侯不能有其國棄其宗廟社稷而至於出不見尊於國人去之不以道而至於奔其亦不足以君矣故雖有伯逐之者未必皆其罪而與大夫之辭一施之所以重君也此鄭伯也何以不言爵未踰年也未踰年則何以不稱子不周乎喪也何以名別二君也葉子曰諸侯在喪之稱吾既言之矣一年不可以二君故未踰年之君未葬皆不以爵見內稱

子其子般子野卒外稱子宋襄公以宋子會于葵丘陳懷公以陳子會于召陵是也未踰年雖既葬內亦稱子不名子赤卒稱子卒外亦稱子衛成公以衛子會盟于洮是也曠年不可以無君故踰年之君既葬稱爵鄭厲公以鄭伯會武父是也雖未葬亦稱爵衛惠公以衛侯會諸侯及魯戰宋共公以宋公會諸侯伐鄭是也未踰年而有事於諸侯不周乎喪而用吉禮則稱爵以見貶齊頃公以齊侯使國佐來聘鄭悼公以鄭伯伐許邾隱公以邾子盟于拔是也未踰年見迫逐不周乎喪而出奔則奪其子以見貶鄭忽出奔衛是也踰年見迫逐

不周乎喪而出奔則奪其爵以見貶曹羈出奔陳
 莒展輿出奔吳是也聘伐盟會雖有貳事猶云可
 也故如其意書爵以著其實而已三年之喪人子
 所以盡其愛於其父母者去而之他彼受於其
 父者且不得有何有於哭泣之哀祭祀之思乎故
 子而不能子則奪其子君而不能君則奪其爵春
 秋之義也至於名則凡出奔者皆書焉蓋迫逐者
 必有與之爭國者也內亦一君也外亦一君也不
 名則無以為辨故國滅而奔不名譚子奔莒弦子
 奔黃温子奔衛是也奔雖有君不自居而攝亦不
 名衛侯出奔楚是也皆內無君者也然則名固所
 以別二君也而先儒乃謂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
 姓則名之殆見其文而不知其說也夫失地說以
 出奔著其罪矣而且名焉是一罪而再貶非春秋
 之法記禮者之失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吾大夫之再命者也蔡叔蔡侯之弟也叔字也
 蔡侯何以得字賢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蔡叔之
 為賢歟凡諸侯兄弟尊之則稱公子故大夫三命
 以氏見公子之尊視大夫亦三命而後氏也親之
 則稱兄弟故或奔亡而責以恩或盟聘而譏以私
 則稱兄弟也其不以公子兄弟見者惟許叔紀季

蔡季與此而四爾四人之事雖不盡見於傳以紀季許叔之事推之則非賢無以得字也蔡季為國逆而國人嘉之雖未嘗為君然雍容進退於封人之際如何休所言是亦賢也蔡叔以類考其必有取於春秋者歟諸侯大夫會盟非其君命未嘗不見貶溴梁書大夫盟是也其不見貶者皆受之於君也此為封人之會方是時封人無以君其國雖蔡季且避其害而出奔而蔡叔乃能將君命以會諸侯自是訖獻舞敗于荆諸侯無加兵於蔡者十年六年意者蔡叔之為政或有以為之圖而傳失之歟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

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南燕也人微者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

會宋公于龜

公始以柔會宋未幾復自會于夫鍾于闕于穀丘

夫鍾邨地闕魯地穀丘宋地也公之求于宋亟矣

及是復會于虛于龜虛龜皆宋地而公即之公之

求於宋益亟矣蓋自隱以來我之相與為厚薄者

惟宋與鄭黨鄭則伐宋善宋則伐鄭至郎之戰懼

鄭之謀已故亟於求宋宋得其情而虛龜之會遂
 辭平公無望於宋矣則反而求鄭以為武父之盟
 而成伐宋之役明年再會又明年復會其求於鄭
 者亦如其亟鄭適有突之亂知其不足恃乃復
 從宋而代之孰有立國如是而可久者乎暴戾則
 無親失道則寡援君子是以知桓之不終也葉子
 曰是在周易所謂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者
 歟孔子傳之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
 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桓之大
 常不可以求全矣

闕二葉

國定志在止暴不攻三月以精氣限不水少

以凡春志五月二月春雷三月也初不志春也

公孫三之日德水守京林也其書以初春志

時異也不書日舉上矣本以蓋冬時初春也

新日本和傳卷四

一三

通志堂

記異也不書日蒙上文水以孟冬始冰仲冬壯季
 冬盛二之日鑿冰沖沖壯也凡書以時者志春書
 以月者志正月二月春包三月也時不志冬始冰
 則或未冰也春不志三月以解凍則不冰也

夏五

不書月闕也經成而後亡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藉田之所藏也古者奉天地宗廟天子親耕
 千畝諸侯百畝以供粢盛廩於藉之東南鍾而藏
 之大祭祀則廩人供焉御廩災書重神事也凡天
 火曰災人火曰火

乙亥嘗

不書月蒙上嘗嘗秋事建未之月嘗失時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
 人陳人伐鄭
 伐何以言以己不能敵而假人以爲用也伐者討

罪之辭也伐不服必至於戰戰伐自諸侯出固罪矣況假人乎諸侯有不協上請於天子則有天子之師下請於方伯則有方伯之師正也德不足服於人而以人義不可服於人而為入所以是謂以私濟私皆失政也四國何以皆稱人微者也時齊侯卒矣而未葬齊非君則三國亦非君也宋公何以稱人貶也殘人之宗廟以大宮之椽為盧門之椽君子以為與吳入郢者何擇故吳子與國宋公稱人其罪一也葉子曰魯有齊怨而以楚師先書公子遂乞師於楚而魯之師無見焉已不能敵人也蔡有楚怨而以吳子後書吳入郢而蔡之入無

聞焉假人以為用也此春秋之義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求取不足於人也天子有賜無求諸侯有貢無與古者邦國九貢車有器貢用有貨貢諸侯不貢而伐之正也不能伐之又從而求焉器不足而求車用不足而求金以是居人上非所以王天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何以稱世子言子則喪已除言爵則雖踰年而不居位與之以君存之稱所以別于突而明正也何以言復歸凡諸侯出奔言復歸諸侯世國者也

雖失位而不可絕歸則復矣大夫出奔言歸大夫不世官者也去位則絕矣故諸侯無歸大夫無復歸諸侯而言歸者與其復而奪之也衛侯鄭歸于衛是也大夫而言復歸者有挾而復不正其歸也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是也葉子曰世之君在之稱也春秋有君薨而稱世子者三鄭世子忽正其為世也衛世子蒯瞶辨其當世也蔡世子有與其能世也天下莫大於名分事在名則正名以定其實事不在名則假名以正其實春秋之義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男之弟也叔字也許叔何以得字賢之也

鄭莊公入許奉許叔居東偏以其大夫公孫獲居西偏鄭亂許叔乘之以復其國幽之盟許男遂見焉許君失之許叔復之君子以是為賢也何以不言許男得國而未君也蔡侯廬陳侯吳得稱爵王命復之則君也許叔未受命可以復許未可以君許必君命而後得爵也何以言入難也國已分矣乘人之亂而幸得焉其復之道為難也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累數旅見也滕薛以兩國旅見累數之則貶矣邾牟葛以三國旅見且桓公非所朝也累數不足見貶故皆人之

三百三十一
美且春秋卷四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邑也何以不言入鄭未得鄭也何以不言歸難也突之奔蔡欲殺祭仲而不果及是祭仲之援絕矣其歸之道爲難也諸侯雖入其封內而未得國則不名未正其爲君也衛侯入於夷儀是也突何以名疾之也非諸侯之所納非國人之所逆因櫟人殺其大夫檀伯而竊居之以是而求復國雖曰盜可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袤宋地也此伐忽以納突也突入櫟而未得鄭諸侯會而納焉會而伐不言地此何以地疑也忽正而突不正故諸侯以爲疑先會於袤而後伐之非會伐也疑而相與謀也卒弗克納而還則亦不果於納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此復以納突也宋前以突背己會齊蔡衛侯四國之師以伐之雖殘其宗廟而不以爲過不五月突奔而忽歸乃復合衛陳蔡三國之君而突納此宋公馮之所爲也馮前黨於衛州吁而伐鄭今復黨於突而逐忽三國亦靡然從之而不敢違莫惡於弑而馮與黨莫悖於弑而馮與納此亦不待貶絕

而罪自見也葉子曰鄭忽自是不復見矣忽弒與子亶子儀之弒終於突復立皆不見於經而出其東門國風獨著之或者以為春秋有所絕而不書非也春秋據魯史鄭亂不以告則魯不得書於策魯史所無有則春秋安得而見哉春秋因人以見法不求備於史而著其人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左氏間見經所無之事者非魯史也蓋參取他國之史而傳之學者不悟因謂春秋有所擇焉而妄為之說者左氏誤之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不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雋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季蔡侯之弟也季字也蔡季何以得字賢之也蔡封人卒蔡人召季於陳陳人歸之蔡人嘉之君子以是為賢也凡外有奉曰自其歸于其葉子曰吾何以知蔡季之為賢歟春秋大夫言自而歸者二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是也公子言自而歸者二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是也然其先必見奔故華

元書出奔孫林父書出奔黃書出奔比書出奔惟
 蔡季見歸不見奔夫奔之為言惡也皆非以道去
 其國者魯公子友書季子來歸而不見奔魯公子
 之奔未有不書於策者也蓋以非其罪有不得已
 而出故君子特變其文曰季子來歸志魯人之喜
 也蔡季處於封人獻舞之間亦難乎其免矣公子
 無去國之道而出不言奔其還則蔡人召之進退
 必有類於魯友歟何休以季為封人之弟封人無
 子而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疾害季季避之陳返
 而奔其喪思慕三年無怨心其言略與左氏合雖
 無所經見而有近乎春秋也

癸巳葬蔡桓侯

桓侯何以不稱公罪臣子也葬者臣子之終事疾
 其君不以主人之辭稱焉君子以為不臣也葉子
 曰五等諸侯臣子皆得稱公吾固言之矣古者大
 夫卒將葬必請其易名者於君而後君誅之諸侯
 卒將葬必請其易名者於王而後王誅之周道也
 王誅而賜之諡則各以其爵而臣子必加之於所
 稱以示其尊焉主人之辭也然春秋之世有君失
 其君而不得稱者齊商人弒舍公子元不順其正
 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此周之末造也桓侯封人也
 有季之賢而不能立乃以與獻舞或者蔡人以是

罪之歟乃衛人不君宣公而刺之以蘧條成施鄭
人不君昭公而刺之以狡童君子不以為甚而載
之國風以國人刺之風其上則可以臣子貶之奪
其君則不可春秋所以不懲不恪也古之人蓋有
知其說者而不能盡或者乃反以為與其正是未
知諸侯得稱公之義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五

葉氏

桓公三

及宋人衛人伐邾

及不言主帥內之微者也猶曰及江人黃人伐陳
爾然則非公歟非也公可及人以盟不可及也以
伐盟君事伐臣與將焉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

濼齊地也會齊侯夫人之意也不書以齊侯為主

也於是書與夫人遂如齊焉與猶許也必有先之
而後與之遂繼事也見樂會之在是行也夫人不
婦而後欲為會強公以適齊公不夫而後不能制
夫人與之如齊以成其意故不言及言與以繼事
之辭見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公薨內言寢言臺下言楚宮所以正終也有不言
者焉隱書壬辰公薨閔書辛丑公薨用以見其弒
也諸侯薨于國外地春秋之常也桓公薨于齊齊
侯實殺之以夫人為與則春秋舉重宜必以夫人
首惡然正地於齊曰薨於齊而無異文則夫人非

與聞乎弒也齊人殺之而已故以諸侯薨於國外
之辭一施之葉子曰吾何知夫人之不與聞乎弒
歟夫弒臣子之辭也不可施之於齊夫人之初謫
桓公以告齊侯爾以桓公為不能制夫人使極其
惡無所忌憚而反謫之可也然何意於桓公而遂
欲殺之歟則公子彭生之事謂夫人為與謀不可
也弒大惡也春秋正名定罪不以疑用法公子彭
生之事既不得以夫人為與聞則可言齊侯殺桓
公不可言夫人弒桓公雖欲加之辭有不能焉如
是而後魯臣子之責與夫人之罪可言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薨于齊非正也故辭間容緩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外葬以往會為辭故曰葬某公內葬以來會為辭故曰葬我君桓公桓何以得葬葉子曰桓公之葬不葬在法之為弒不弒學者皆臆以桓為弒吾不知其罪在齊侯歟夫人歟而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則以齊侯言之也夫齊侯安得為弒哉當討不

討義也能討不討力也使齊侯不為弒則春秋雖欲責之討固不可若誠為弒莊公雖不能討桓公固不害不葬以正其義乃以踰國不盡其責而為之辭則何以為春秋春秋有復讎有討弒言讎則不為弒言弒則不為讎二名不可以相亂弒則凡國之在官者皆得以殺而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有遠之以使避無責之以必討曰殺之者無罪云爾桓公之死則由夫人桓公之弒則非夫人夫人之惡固不可容於魯然於莊公則猶母也既不可伸父而屈母又不可念母而忘父為莊公與魯之臣子者則如之何正齊侯之罪而告於王曰請以諸

侯之師討焉暴內陵外則擅之先王之刑也而莊公不能乃歸獄於彭生而請於齊齊人於是殺彭生則於桓公之讎亦有辭矣而夫人所以滅天理而亂人倫者其責猶在固不害桓公之葬也二氏不知齊為已殺彭生故亂讎弑之名而不能辨併君子而誣之烏在其為言春秋哉

莊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繼故不書即位有不忍於先君也凡死不以其正者皆曰故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內辭也內不言奔若曰不有其位而自去云爾何以不言姜氏貶也桓公之死魯人既已伸於彭生矣其所以死則夫人與有罪焉者魯人未之釋也夫人於是走之齊亂兄弟之倫而絕於人滅夫婦之義而絕於天春秋於是焉而正之也葉子曰有春秋之教有春秋之法法者行之其人教者施之後世不以法廢教曰夫人矣則不可謂之奔故言孫不以教廢法則夫人之罪不可容于魯不得書其名故不書氏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逆王姬左氏以為送公羊穀梁以為逆當從



二氏單伯吾附庸之君也古者上公皆有孤一人以其附庸之君為之四命執皮帛眡小國之君與王之大夫等皆以字見單國也伯字也故宋有蕭叔魯有單伯然則魯何以得有孤魯侯之賜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單伯之為魯臣歟凡王臣交於諸侯他國不言使劉夏逆王后于齊是也來我必言使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是所以辨內外也單伯果送王姬則何以不言使乎然則天子嫁女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常事也魯諸公之主王姬者必有矣其不每見於經以為常事則不書也有以主之必有以逆之則單伯何以特書乎莊公在喪且與讎人通婚姻非道也莊公不得主則單伯不得逆若為王臣送女而得禮則春秋不書矣吾以是知單伯之非王臣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外國外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尊於寢則嫌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必為之築館禮也然先君死于齊而喪未除以仇讎則不可接婚姻以衰麻則不可服弁冕魯可以辭矣不能辭而築館于外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王之下大夫也禮諸侯即位三年喪畢以士

服朝天子錫之韍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未冠未能朝或有故不能朝則天子遣大夫即其國而錫之謂之錫命受命常事不書錫命非常事書桓已葬而錫命則桓未嘗朝不受命而追錫之也王者繼天而能賞罰者也王失其賞罰則不足以繼天王矣故王去天葉子曰諸侯之所聽者王也諸侯不能正則去王王之所聽者天也王而不能天則去天古之誅天子必於郊為其有善非臣子所能褒也則其貶也夫誰敢當之其亦必天乎去天所以示為天之所絕也用是見有不能於天而天絕之者雖天子亦不得免也

王姬歸于齊

自我主之故自我歸之

齊侯遷紀邢鄆郟

移其人民墟其城郭謂之遷邢鄆郟者何紀之三邑也遷邑不書此何以書蓋紀自是亡矣為紀侯言也凡自遷者已欲也故書曰某遷於某人遷之者非已欲也故書曰某人遷某某師遷某以人遷者驅之以師遷者脅之凡遷之志皆惡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國也公子慶父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三十一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以我爲之主而喪之也葉子曰是禮所謂由魯嫁故莊公爲之服大功之服歟王姬無服爲其嘗爲主故視姑姊妹而服大功則魯前主王姬者未之服矣王臣以我主猶爲之服豈我主王姬而反不服之乎此變之正也或曰是禮廢而莊公能舉之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齊地也諸侯爲會而僭天子且不可况夫人爲會而亂諸侯乎會非夫人之禮會齊侯於罪之中又有罪也前書公與夫人如齊不告至而見孫與喪俱至也今書孫于齊不告至而見會不敢告至也蓋夫人無辭以見其宗廟矣於是乎廢之用是見春秋有不告至而不書者當告而不告其罪怠不敢告而不告其罪誣各於所不告觀之則著矣葉子曰是詩所謂不能防閑其母者歟魯之事君子所難言而春秋之法不可以不正故詩國風十有五而魯不與非無詩不可道也然敝笱猗嗟之詩附于齊蓋魯不可道猶將以齊見焉是以桓書遂與夫人如齊則敝笱所刺者是已莊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則猗嗟所刺者是已詩言其情春秋著其法言其情者曲而顯著其法者盡而深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吾大夫之再命者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內葬曰葬我君某公為我書也葬天子曰葬某王
辭無加焉為天下書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季紀侯之弟也鄆紀季之邑也何以稱字賢也
齊取邾郟郟則紀不可立矣紀侯將大去其國則
是無紀也紀季告於紀侯以其邑入齊為附庸以
後五廟及其姑姊妹則紀可以不亡矣此紀季所

以為賢也以紀季為權於義則可以紀季為順於
道則不可故書入逆辭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紀季
告於紀侯而後入齊歟邾快以漆閭丘來奔春秋
書以叛使紀季而不告於紀侯雖以存紀與邾快
何異夫惟紀季入齊而後紀侯可以去其國則紀
季不失其為仁紀侯不失其為義昔者紂將亡微
子告於父師曰今殷其淪喪今爾無指告于顛隳
若之何其父師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
出迪人自獻于先王微子於是抱祭器去之周武
王封於宋以立商後微子與比干並稱仁比干以
罔為臣僕而死紀侯以罔為臣僕而去君子以紀

侯似比干以紀季似微子是以紀季特書入紀侯特書去皆不以爲奔焉此君子之善善以別嫌明微者也

冬公次于滑

次兵止不進也有師次有公次何以或言師次或言公次君將不言師公次師亦在焉次非用師之道有伐而言次者有救而言次者有侯而言次者其出猶有名未有無事而言次君子以爲輕用其身而妄勤其衆故內外之辭一施之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商之所以興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諸侯相見於廟中則有饗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諸侯不以外相交則示不以外相饗故諸侯無言享夫人而行之祝丘甚矣禘齊地言會則外爲志焉祝丘魯地蓋齊侯來而我享之內爲志也以禘視祝丘則地愈逼以會視享則禮愈厚蓋莊公不能制其母而後夫人得以極其欲莊公亦已病矣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書卒喪之也天子諸侯經朞大夫經總天子女而適二王後諸侯女而適諸侯則爲之服而喪之禮也喪之故卒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大猶盡也盡無麥禾曰大無麥禾盡去其國曰大去其國齊將取紀紀侯義不下齊使紀季入齊以後紀盡委衆而去之不殘其民不滅其國不辱其身君子以為輕其所爭守其所不爭則天下之爭奪可息故以紀侯一見之紀侯視天下猶紀也故不言出內不迫於國人故不言奔言不託於諸侯故不言其所往國雖去而猶存也故不言滅無君而莫之別也故不言名葉子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禮歟禮也大夫去位止之曰奈何去宗廟也國君去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紀侯何以得去其國昔者孟子嘗謂瞽瞍殺人而舜逃之海濱棄天下猶棄敝屣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其不得於瞽瞍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夫天下亦大矣而舜失之不為憂得之不為喜曰吾固有重於天下者云爾齊之欲紀自祿父以來謀之久矣紀侯以魯婚姻之國而求於魯於是為成之會而桓公無能為猶朝桓公以固好又薦女於天子季姜歸於京師紀可以少安矣而齊侯曾莫之畏方取其三邑則齊非得紀終不已也天下有道比小以事大天下無道衆暴寡強陵弱而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救紀侯獨奈何哉以為人也則力不

能抗以為天也則非人所能為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紀侯不為也則曰是欲得者紀而已夫紀安足為我累絜其身而去之雖伯姬之喪且不顧紀侯蓋自是隱矣茲不亦訢然樂於海濱視天下猶敝屣者歟不可去者禮也可去而去者義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推紀侯之義可使天下皆無欲則雖無與為之主而亂無自而萌民使至於老死不相往來可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紀已亡矣伯姬何以得葬齊侯葬之以說紀也葬臣子之事也齊侯知取紀之為愧不知奪人之國身行其臣子之事為尤愧也君子於是著之焉葉子曰外夫人不葬然歟曰然謂諸侯之夫人也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葬所以別內而示恩也然而鄆季姬不書葬蓋以貶子叔姬杞叔姬不書葬蓋以出故紀伯姬叔姬宋共姬皆得葬公羊穀梁乃以為隱此三人而特書父母之於子兄弟之於姊妹一也豈有見其死無故則不隱之者乎此知外夫人之不葬而不知內女之有別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者何齊侯也齊侯殺人之父而通其子莊公忘父之怨而與其讎人齊侯所以人公也主王姬

天子命之可也會于禚享于祝丘夫人爲之可也
狩於是則公無辭矣凡諸侯與公並見而人者公
亦與人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不言如如師者請師也必有事焉然後請之故
鞏之役齊使國佐如師纔一見焉亦已希矣未有
婦人而如師者也會于禚享祝丘固非矣然猶有
以爲禮也如師豈禮之謂乎國佐如師不地地於
鞏也此前未有言如師者何以不言地所以爲罪
者不在地也

秋郟犁來來朝

郟邾之別國而未盛其國後爲小邾者也犁來郟
君之名附庸之君以字見犁來書名不滿三十里
之國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者何納朔也何以不言納不與其納也朔雖
宣姜生然諸侯不得再娶則朔不得爲嫡子况殺
二公子乎四國稱人微者乎非微者也左右公子
立黔牟而逐朔蓋必請之於天子矣故王人子突
救黔牟逆王命而黨朔皆貶而人之者也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微者也子突字也五國黨朔而伐衛王不能

正乃使子突救焉救非王之道然視不救猶愈矣
 故字子突一見正也葉子曰臣無褒貶其君之道
 王之善惡春秋不敢遽加也各因乎人以見之而
 已故苟有過也宋渠伯糾貶以名苟有善也王人
 子突褒以字

夏六月衛侯朝入于衛

入逆辭也凡諸侯失國而歸皆書復歸宜其為君
 者也朝非王命則不宜君而其入為逆矣故雖位
 未絕而不書復不與其復也不曰自齊入於衛諸
 侯與有力也

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衛俘公羊穀梁作衛寶左氏作衛俘當從左氏寶
 亦俘也古者天子分寶玉於同姓以展親分遠方
 之職貢於異姓以昭德之致故同姓之國皆有寶
 齊以納胡取衛寶以為賂欲分謗於我而我納焉
 我則過矣而齊為首故正其名曰來歸郕鼎我志
 也則書取衛俘齊志也則書歸葉子曰伐三艘而
 俘寶玉以湯則可也齊安得取於衛勝商邦而班
 宗彝以武王則可也齊安得歸於我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
 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記異也恒星經星也宜見而不見宜隕而不隕是

異也日之食也非自食有食之者而不可知也故先言日而後言有食星之孛也初無是星也見其星而後知其孛也故先言有星而後言孛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其不見也非有蔽之者也其隕也非有墜之者也故直言不見與隕而不言有日中者一日之中夜中者一夜之中言晝夜者不以時義不在焉也如雨衆多如雨然

秋大水無麥苗

記災也秋夏之建午建未建申之月也麥成而稻苗大水則皆敗矣故曰無凡稻苗而後秀秀而後實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也夫人與齊侯八年而五相求自始孫于齊見一貶其後不復貶惡惡不再貶也葉子曰吾讀載馳之詩始曰齊子發夕已而曰齊子豈弟是在禱祝丘之際猶可也繼曰齊子翱翔終之以齊子遊敖則無復忌憚矣故如師又會防又會穀則所謂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播其惡於萬民者也是詩與南山皆刺襄公而每以魯道有蕩齊子爲言非惡於我與南山始惡之詩也故言大夫見其微而去之載馳極其惡之辭也故言不可掩而播於萬民夫見惡於萬民則春秋如師之意防

與穀之會又何責焉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師者何我師也何以不言將將卑師衆也陳人蔡人陳蔡之微者也次何以言俟不正其以衆暴寡欲邀人而幸其捷也陳蔡出兵魯人以師邀諸塗設伏以覆之歟據險以掩之歟王者之兵貴正不貴竒貴義不貴利不正勝猶譎也不義獲猶貪也葉子曰次非用師之道也有伐而言次者不怙其強退以待其成如齊侯之於楚書曰次于陘則伐之善者也有救而言次者形勢相持以爲之援如叔孫豹之於晉書曰次于雍榆則救之善者也無事而次以俟人君子以爲譎與貪而已矣

甲午治兵

治兵者何秋習武事之名也何以書不時也古者以春蒐振旅而教其出以秋獮治兵而教其入而楚子玉治兵於睽則不必以獮凡師出則爲之矣晉文公振旅凱以入則不必蒐凡師入則爲之矣非禮也此郎之師俟陳人蔡人不至故假治兵以爲之名將遷以圍郟而以春興之也葉子曰禮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己卯烝乙亥嘗皆柔日也壬午大閱甲午治兵皆剛日也以爲猶有先王之制焉故因其日之可見者而見之是謂君子憎而



知其善成人之美不成其惡也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是遷而圍邾者也何以不言遂公遷之也邾文王之昭同姓也圍之則將取之矣勞民而動眾君子有不得已以師出為無名而遷以取人況同姓乎邾降于齊師出無名遷無義曰寧降于齊師爾則義不足以服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為邾之師歟凡圍不言及及圍猶及戰也春秋之義以主戰者及戰者曰吾志乎為此戰云爾是果為齊志則言會不當言及今以我及非吾師遷而何穀梁不察乎此而歸惡於齊乃謂不使齊師加威於邾我伐同姓而益齊以為辭固非矣公羊諱滅同姓而辟之是我實滅而嫁其惡於齊惡足為春秋乎

秋師還

師未言還者於是乎言還危之也還者返乎彼之辭也越三時而暴兵於外始俟人而不至終圍人而不服以我為危不得返也君子以為邾之師幾鄭之師鄭使高克將兵於河上以禦狄陳其師旅翱翔而不召眾散而歸書曰鄭弃其師今邾降而師不還亦鄭而已矣然則善之乎亦善之也葉子曰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之為言一也於晉文齊侯卒而還曰乃還見還之有所

因也於魯圍邾不服而還曰師還見還之危不得返也故師出以善得還者二晉善也魯善之也是以君子必慎為兵左氏以是行為公將非也其亦不達稱師之義矣所貴乎還者以師也乃公不得乎邾而還則何善之云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大夫盟于蕪

盟納子糾也公不及大夫何以言公及齊大夫盟以公為義可以納子糾則不恥大夫得敵公也大夫何以不名略之也何以略之欲納子糾而後不能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公之義得以納子糾歟齊魯不共戴天之讎也使襄公在公且不可與共戴天況國亂而納其子乎春秋之義因人以立法不窮法以治其人人一人也罪一罪也一見貶則不復再貶矣莊公之罪在於子糾來奔之初凡諸侯及其大夫來奔於魯未有不書於策者而子糾之奔獨無見焉非以其讎不當受故深絕之而不書歟則於是焉而正之者特以子糾小白之辨而已諸侯之嫡子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子糾得以君薨之辭見是世子也受人之世子國無君而不納則誰納歟故莊公之罪已定於受子糾則蕪之盟不責其納子糾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

子糾穀梁作糾左氏公羊作子糾當從二氏凡春秋言納皆與其納也與其納則糾者子糾也

齊小白入于齊

入逆辭也以奪子糾之國而先之也小白何以氏齊齊未有君也葉子曰突歸于鄭不得氏鄭有忽在焉則鄭非突之所得有也赤歸于曹不得氏曹有羈在焉則曹非赤之所得有也襄公死而子糾在外齊雖非小白所得有齊未有君而小白入焉則小白亦固齊之君也然則齊陽生入於齊內既有荼則陽生安得亦氏齊乎陽生正荼不正也有陽生而後可以不君荼子糾正而在外小白雖不正而齊無與爭君者正與不正於書入焉見之矣則小白所以氏齊者曰是齊之君而已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未有言敗績者此何以言敗績貶不能納糾而自取敗也凡內職不言敗不使我受責而外得加乎我以殺恥君子辭也莊公之於糾既已忘父之讎而受人之託矣大夫以春盟齊未有君可納而不納至夏師圖之遂使小白得以先入若知其不可爭而始保之糾猶未必死也不量力而再伐卒

不能納徒以自喪其師恥孰甚焉非人之加乎君子雖欲使我不受責而無以為之辭故於是一見之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六

葉氏

莊公二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子糾在我者也齊人何以言取乘乾時之敗脅我而取之也孰取之齊侯也齊侯則何以言齊人取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我以千乘之國不能納子糾又使人得以取焉必有與之然後取之病在我也必有得之然後取之病在齊也既兩見之矣然實殺之者齊也故歸惡於齊而人齊侯焉葉子曰此子貢所謂桓公殺公子糾

者歟凡義所得殺者殺在上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是也義所不得殺者殺在下蔡公孫姓以沈子嘉歸殺之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是也

冬浚洙

洙魯水也浚深也內無以服齊而求深於洙以為守國之道則非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先曰荆後曰楚名從主人以國舉之夷狄也凡夷狄君皆稱國臣皆稱人略之也中國無王夷狄交侵而楚始見焉荆敗蔡師是戰而敗也不曰蔡師敗績夷狄不言戰敗績不成乎戰也楚至泓而後得言宋敗吳至柏舉而後得言楚敗未成乎戰則夷狄爾以歸囚服也國滅而以歸者有矣未有敗而以歸者也故書名與國滅而囚服者其辭一施之絕之也葉子曰吳楚徐越初皆中國也吳出於太伯楚出於祝融徐出於益越出於禹而春秋槩以夷狄書之豈固輕絕之哉以為是皆聖賢之後而禮義之所成者也既狃其習而與之俱化矣吾無以正之則舉天下而皆夷狄也其拒之安得不嚴責之安得不深乎故其君稱國其大夫

稱人死而來赴書卒不書葬一皆不得與中國齒也然吾為此亦惡其不為中國而已使其通於我而悅禮義之化翻然有以復其舊則吾亦何用終棄之哉為夷狄則與之為夷狄為中國則與之為中國而後夷狄可卒復為中國也故楚大夫以椒來聘以屈完來盟則得稱名吳大夫以札來聘則得稱名此春秋用夏變夷之道也故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諸侯擅征伐罪矣況滅國乎凡滅之志皆惡也諸侯奔皆名而書出滅國不名內無君也不言出無所出也葉子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五十而天下大悅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之政也必武王而後可滅人必周公而後能滅人非武王周公而滅人之國者交相滅之道也小白始圖霸而先滅譚又滅遂遂卒不服而齊人殲焉其亦異於天下大悅者矣而或者以為軍譚遂而不有諸侯稱寬焉者妄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郟秋宋大水

記災也凡外災異不書成周以王書宋以二王後

書齊以大災書宋衛陳鄭以衆書陳以哀滅國書
 杞以二王後而不書以告而弔弔而合禮則書不
 以告或告而不弔弔而不合禮則不書也葉子曰
 凶禮六弔禮以哀禍哉周公之政也而諸侯與有
 焉是謂周禮救患脩睦之道也

冬王姬歸于齊

我主之也葉子曰同姓而主昏魯所宜為也何獨
 兩見於莊公蓋惟齊不可主昏惟莊公不可主齊
 昏非莊公而主齊非齊而我主之皆不書小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叔姬紀季之妻也內女嫁為諸侯妻則書歸紀季
 之妻則何以得書歸非始歸也叔姬之歸紀季久
 矣非所當見則不書紀滅而紀季入于齊以叔姬
 託于我待其成國也而後復焉故以始嫁之辭書
 之成紀季之得後紀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叔姬之
 為紀季妻歟凡媵不書以叔姬為伯姬之媵待年
 而後歸則不得書且紀侯去伯姬卒雖媵何用歸
 將以紀侯而錄之歟則春秋所以成紀者於紀季
 見之矣無所待於叔姬也舍是而叔姬得歸鄆非
 紀季之妻而何然則叔姬託於我何以不書非歸
 寧也則不可以書來非見出也則不可以書來歸
 以為義無所用見則不書焉爾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宋大夫之再命者也仇牧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及仇牧賢也蓋捷弒仇牧趣遇之門手劍而叱之
 萬遂殺牧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人左氏公羊作齊侯穀梁作齊人當從穀梁四
 國何以皆稱人大夫而始為會與惡曹清丘之盟
 同罪者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齊侯之為齊人歟三
 家既不著其事考之於時則小白方圖霸而未成
 也當時諸侯雖未必全聽齊豈無一自至者而皆
 以微者會之哉以惡曹清丘之事推之則大夫為
 相好與共推小白爾夫圖霸亦大矣不能請之於
 王而大夫自相為謀小白亦靡然受之大夫而不
 受之其君皆春秋之所宜治也是說也穀梁微知
 之而不能盡故特以為舉眾之辭是蓋不原其情
 而臆為之說者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三國皆微者歟非微者也非微者則何以書人正
 王道也小白之圖霸自此始矣是可以為王而不
 為王故於其始抑而人之所以示天下之無所用

霸也葉子曰吾何以知伐宋之為正王道歟小白
 五霸之盛者也前乎此嘗以師次于郎以窺我矣
 已而復以師滅譚焉春秋皆以常法書之以為與
 凡諸侯者等也至北杏之會大夫將推之於是始
 與滅遂皆書人則以小白為可責矣故柯之會與
 公皆以爵見則諸侯亦將推之明年遂與兩國為
 此伐霸於是始焉由是伐鄭伐我伐徐伐山
 戎伐英氏三十餘年皆書人終其世得以爵見者
 二十四以師見者三則稱人豈皆微者哉蓋春秋
 之作憫天下之無王也必有如湯文王者然後為
 吾之所貴若小白而少假之則天下皆趣於霸王

道何由而興乎惟小白可望以為王則亦惟小白
 可責以為不王此於其伐每抑而人之所以著其
 法以責天下後世也故言管仲之功於春秋之時
 則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不以兵車可以許其仁言
 小白之事於三王之道則管仲之功曾西且不肯
 為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其知之矣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吾之孤也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
 鄭言帥師將尊師眾也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
 人衛人鄭人伐沈不言帥師將尊師少也單伯何
 以不言帥師猶之得臣也何以再見後至也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
鄆

北杏之會齊人先宋人齊人主會也是會以單伯
往會為辭而復以齊侯先宋公蓋宋始服於齊諸
侯於是相與推齊霸故明年再會鄆齊侯遂居宋
公上矣葉子曰吾何以知是為諸侯之推齊霸歟
此會鄆曰衛侯即朔也後會鄆曰鄭伯即突也朔
自莊六年違王命而入衛不與諸侯通者九年突
自莊四年與陳侯遇于垂不與諸侯通者十一年
至是而皆來會非以小白浸強而得諸侯有不敢
不至歟蓋於是為幽之同盟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夏夫
人姜氏如齊

夫人不得歸寧也禮女嫁父母在歲一歸父母
沒使人歸寧祿父沒矣夫人前與桓公如齊已而
會于禚享于祝丘又至于如齊師是在襄公之世
其惡為甚矣然辭無所貶曰夫人姜氏焉所謂不
待貶絕而自見者也今小白始霸而夫人復如齊
小白安得受之歟古之善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
齊其家者必先正其身小白之正身齊家亦襄公
而已故其刑能施於哀姜而其禮不能正於文姜
君子以是病小白是以與襄公之辭一施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宋序齊上主兵也諸侯雖推先齊然小白之霸猶未受命于王故宋復以主兵居上

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前未有言同盟者此何以曰同盟於天子之同禮盟諸侯也何以沒公同非諸侯之所得為也諸侯之同盟者多矣何以於是獨沒公於其始焉一正之以小白為可責也古者諸侯以朝覲宗遇四時更朝於王常事也見於廟中而不盟以事來見非其節而會十有二年王不時巡而同非常事也見於國外築宮為壇祀方明而盟常事不盟無所事盟也非常事有盟不協則和之也齊侯將帥諸侯以獎王室故假天子十有二年之禮而共受命焉齊侯於是始霸天子命之也然則春秋與之歟實與而文不與所以沒公也以為齊侯欲以獎王室則可以諸侯共行天子之禮而聽於齊侯則不可公不可見則諸侯亦不可見矣葉子曰周衰諸侯不朝王久矣齊侯既圖霸將從之而不正歟則天下無時而有王也帥之以共朝王歟則諸侯未必

皆能朝也伐之則不可勝伐然則為齊侯者如之
 何曰天子固有不時巡而合諸侯者也吾請之王
 而設於此使諸侯如朝於方岳之下而莫不聽焉
 吾王庶幾其可尊矣是齊侯之志也吾何以知其
 然此始會也後十有二年而再會則天子殷國之
 節也豈齊侯之自為者哉及諸侯之從己者信然
 後以為吾非得已而不已者遂終其世而不復為
 則齊侯之志亦可見矣故晉文公會諸侯而召天
 子書曰天王狩於河陽以全天子之行齊侯假天
 子之禮而與諸侯會曰齊會諸侯同盟于某
 而無異文特以沒公微見之春秋與齊之實在是
 矣是以桓公有同盟文公無同盟孔子所以與桓
 公之正而不譎也自齊侯卒宋襄公一為會而不
 能終文公之後晉主中夏每襲其迹而竊用之天
 下卒莫從則僭而已矣其弊遂有大夫而為者豈
 春秋之意哉先儒乃謂同尊周同外楚夫盟則同
 矣何獨於是言之若曰姑以為言而後不能則與
 常盟何擇吾未知其說也

邾子克卒

克儀父之名也得以爵見進而成國矣北杏之會
 邾之伐邾人皆在焉或曰齊以是請於王而進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鄭大夫之再命者也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詹未
 三命則非鄭之知政者也鄭伯與宋公會于鄆則
 同好矣未幾而鄭侵宋故宋復主兵而齊衛共伐
 之至同盟于幽而鄭服故以詹為說而執焉鄭非
 詹之所得任則執之非其罪者也

夏齊人殲于遂

遂國也齊人眾辭也殲盡殺之也齊以強滅遂遂
 不畏其力能以亡國之餘而盡殺其眾非遂能殲
 齊齊自殲也葉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
 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齊小白之霸
 能率諸侯而九合不能服遂一國豈得之者不以

心歟文王之造周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夫
 文王之所謂力者非強服之也靈臺之詩曰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使有國而知此則天下之民皆襁
 負而至矣何待滅人之國而後為強乎故以遂一
 見法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苟以身免曰逃大夫以道為去就以義為死生詹
 雖無罪而齊何畏焉幸於全生而不以義去則亦
 苟免其身而已奔以適我為志故曰來奔逃以舍
 彼為志故曰逃來

冬多麋

記災也麋多則害稼冬稼成之時也蝻螟害稼者也凡見則為災麋非害稼者也多而後為災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

濟西內地也前未有言戎伐我者何以至乎濟西蓋過我而躡之也戎之於魯隱之所與會桓之所與盟者也過我而躡之蓋出不意以倖其功掩不虞以乘其利以莊公為諉矣然則及之乎不及也何以不言不及躡之則不責其及也

秋有蜚

記異也蜚與蜚皆害人之物蜚蜚中國所無也鸛鶴魯所無也以所無則有為異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陳人陳侯也何以言人婦非陳侯之所得名曰人云爾別外之辭也古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必以大夫送焉謂之媵臣凡媵不書此何以書將以見其遂也魯以女媵陳人之婦而結之齊與宋將有不可於魯而遇諸鄆結因與之盟而和焉故言遂善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結之遂為善歟春秋言遂二有君遂有臣遂君者命之所從出無所往而不可遂故諸侯

而言遂繼事之辭也大夫受命於君有不可得而遂故大夫之言遂生事之辭也大夫言生事則有可得而遂者有不可得而遂者在國中則不可遂所謂大夫無遂事也在國外則可遂所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者也而春秋之辭一施之以為各於其事觀焉則審矣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在國內鄆在國外可以救台而遂入鄆乎盟者所以謀不協也而非大夫之事然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事有不可者不為之所則亦不忠而已矣吾是以知君子之與結也

夫人姜氏如莒

如齊且不可如莒益過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郊外曰都都外曰鄙凡伐皆先鳴鐘鼓以問罪服而行成則見伐不見戰不服而戰則見戰不見伐內伐言鄙詳內也有伐而圍邑然後言圍有伐而至城下然後言我我內辭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

大災災而大也有大荒有大札有大莪大荒饑也大札疾也大莪水火之變也凡內災必目其所宋陳災不目其所略之也齊大災然後書齊災不書以大故書也曰宮室廡庫廛市皆盡焉爾古者國

有大哉類宗廟社稷以是故重之也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

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莊公之母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夫眚者何大罪也肆者何縱也大罪則何以謂之

大眚過也古者謂視不明為眚過而雖大君子宥

焉何以書以文姜也有眚有大眚諸侯不得專殺

則亦不得專生肆眚諸侯之事也肆大眚天子之

事也魯得肆大眚雖周公之賜文姜之罪天子不

討而得葬故莊公因推以及其國人非所肆而肆

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莊公蓋作福者也其亦無以保其國矣

葉子曰吾何以知肆大眚為天子之事歟周人告

其臣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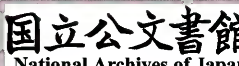
辜時乃不可殺有大眚而肆之可也然馭福以生

馭過以誅蓋王之八柄豈諸侯而得為乎莊公之

意若曰吾固得肆大眚矣夫人之罪當討而不得

葬今天子既宥而不討使得稱小君而終為夫人

吾國人而有其大罪吾如之何而殺之必有非大眚



三十八
而肆者矣非大眚而肆雖天子且不可而況於魯乎大眚而得其節皆常事不書特一見吾是以知其非所肆而肆者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諡也謂諸侯之妻君稱之曰夫人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葬公曰我君葬夫人曰我小君厭也故以稱諸異邦之辭言之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陳諸公子也何以不稱大夫非大夫也非大夫則何以書殺公子之重視大夫親親之道也凡以國殺而名者有罪而累其君也其不名則無罪也以人殺而名者有罪而干其衆也其不名則無罪也御寇曷爲以人殺陳人殺御寇而其黨公子完顓孫奔齊御寇宜有得罪於陳人者也其事則史失之矣葉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公族有罪不以干有司以爲大夫者吾任之所與共政者也公族者吾親之所與共恩者也不幸而有罪則大司寇議其辟不得已而麗於法則甸師致其刑然而公族獄成而讞於公猶曰宥之三三宥不對走出又使人追之曰必赦之有司以爲無及則哭於異姓之廟素服不舉而私喪之如是猶有慢賢而賊

親者故葵丘之會齊小白猶曰毋專殺大夫天下無道政在大夫君子終不以一時之弊害萬世之法是以大夫強而君殺之由三桓始雖謂之義終不通乎春秋蓋以為大夫之有罪無罪吾固有以為之辭矣則其不可殺槩書之曰殺其世子殺其弟殺其公子殺其大夫所以正君臣之義而厚骨肉之恩也

夏五月

四時無事書首月以見時有事則於其月見之五月首時而下無事蓋闕文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高侯齊大夫之三命者也及者公也何以不言公禮卿不會公侯也葉子曰名分不可不正也古者諸侯之命諸臣之爵莫不皆有別焉大國之君九命公也次國之君七命侯伯也其卿則不過三命小國之君五命子男也其卿則不過再命先王之意以為諸侯之邦交有不得不用其臣者既使之敵則臣無敵君之義不使之敵則無以致其睦鄰之道故為之節以大國三命之卿而當小國五命之君此禮之所不得已也至公侯伯則尊矣必君而後可敵焉晉荀庚衛孫良夫尋盟魯臧宣叔以為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虛大國上卿而不言

蓋不以當諸侯之臣而晉執叔孫婁與邾大夫卒
 媿辭以為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即命其介尚行
 先王之制也而齊以高偃晉以陽處父盟公可乎
 是以皆沒公而不見此春秋所以正名分也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不正以其喪娶也文姜之喪
 始練而公圖婚非禮也納幣大夫之事而公親之
 又過也何以不於始焉譏之納幣納徵也婚禮納
 采以問其族問名以詢其氏氏姓得而告於禰廟
 曰吉而後納幣以為之徵則成禮矣納采問名猶
 未定成則不可易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祭叔王之下大夫也祭叔則何以來聘以其臣來
 也何以不言使內大夫不外交聘非祭叔之所得
 為也祭伯來朝自朝也不與其朝故不言朝祭叔
 來聘使臣也不與其聘故不言使葉子曰吾何以
 知祭叔之得有臣歟古者王之卿士六命而後賜
 官始得自置其臣以治其家邑謂之具官大夫則
 不得具官而得臣其邑官事使攝焉是亦臣也是
 故大夫以具官為非禮而管仲以官事不攝為非
 儉孔子嘗為魯司寇大夫而三命者也疾病子路
 使門人為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



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夫子路豈以必不可行之禮而加之孔子哉以為孔子嘗為大夫蓋得攝官以為臣而不知不在其位則門人不可臣也然則大夫之在位固有攝官而為臣者矣

夏公如齊觀社

社者何春蒐田之祭也古者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未聞諸侯而會祭也蓋曰觀焉則非以為祭者也故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禮也曹劌固知之矣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蕭叔宋附庸之君也諸侯相朝非禮也即遇而朝又非矣古者朝必以廟朝於王所可天子有方岳之朝也朝於公不可諸侯無外朝也朝公而已矣不言來穀齊地也

秋丹桓宮楹

桓宮桓公之廟也丹楹非矣丹桓宮楹又非也天子之楹黜諸侯之楹聖大夫倉士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離盟也小白已霸矣公復為離盟則非諸侯之政

也以圖婚於我而固其好焉爾故前高倭爲防之
盟而後公如齊納幣今齊侯爲扈盟而後公如齊
逆女見公之迫於齊而不敢不從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宮桷

丹楹過矣刻桷又甚也桷椽也禮天子之室斲其
椽而礲之加密石焉諸侯礲而不加石大夫斲而
不礲士斲其本葉子曰莊公之脩桓宮非其節也
以爲崇之以致孝歟則公之即位二十有四年矣
而今始脩也以爲壞之而脩歟則脩非特楹與桷
也然則何以脩以夫人將歸也古者天子七廟親
廟四祧廟二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親廟二祧
廟一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及其皇考士及其王
考其爲禮雖有別而宗廟之制則未之有間也商
人戒彤日而曰典祀無豐于昵昵近也夫祀且不
可豐而況宗廟之飾乎莊公因夫人而爲之蓋有
甚於徒致其豐者故言丹言刻則非所以事其禰
言桓宮則非所以事其祖莊公之厚桓適以侈之
而已武曰武宮煬曰煬宮遠也故以謚舉之宣曰
新宮近也謚之則疏也桓以禰而得祖稱豈其厚
之乃所以疏之歟故曰斥言桓宮以惡莊也穀梁
其知之矣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七

葉氏

莊公三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

逆女大夫之事公親之非禮也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入逆辭也莊公義不得娶於齊則夫人義不可見
宗廟夫人之至為逆矣故不書至葉子曰諸侯十
五而冠冠而生子莊公於是生三十有六年矣而
夫人始見以防與扈之盟考之莊公過時而不娶
豈得已哉內迫於夫人而齊侯為之制有不得自



專也而春秋無異文以為不待貶絕而罪自見也
 昔者舜不告而娶孟子曰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
 懟父母是以不告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使莊公
 而知此義不娶於齊雖不得於文姜以承宗廟之
 重而盡人子之道與之為舜豈不可乎卒之身死
 無嫡而慶父得以乘其隙則莊公之為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宗婦同宗之婦也覲大夫聘而私見天子之禮也
 幣諸侯朝王而享王與后之禮也朝有贄享有幣
 夫人以丁丑入則大夫宗婦既見矣越三日而覲
 非禮也覲而用幣男女之同又非也以為尊夫人

者在物而不在禮矣不言及不以大夫及宗婦也
 葉子曰吾何以知宗婦之為同宗之婦歟古者諸
 侯同宗之妻曰宗婦以同言也大夫嫡子之妻曰
 宗婦以承宗言也大夫非嫡子其妻不得稱宗婦
 曰介婦曰眾婦焉子同生傳說文姜與宗婦命之
 齊穆姜卒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此諸侯
 之言宗婦之禮也覲夫人何擇於大夫之承宗者
 歟凡大夫之妻皆得進矣則宗婦非大大之妻禮
 諸侯以時朝於天子各執其玉謂之贄朝畢而享
 王與后各獻其庭實謂之幣於是享王以璧享后
 以琮則周官璧以帛琮以錦者也是謂享而非覲

大夫來聘無享脩其君之禮成然後奉束錦而請
 覲者大夫之私禮也大夫而後有覲故曰公事曰
 見私事曰覲諸侯之大夫宗婦夫人之禮吾不得
 而聞矣意者其有見而無覲歟見而用贄則大夫
 以禽鳥婦人以榛栗棗脩先王之制也今見而言
 覲是再見也覲而言幣是尚物也則宗婦之獻與
 夫人等大夫覲而用幣猶以為僭享王而況施之
 宗婦乎公羊以宗婦為大夫之妻固非矣穀梁雖
 知其說而謂大夫不見夫人諸侯祭宗廟夫人與
 亞獻以為不見亦非也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羈曹君也何以不言爵踰年而喪未除也何以不
 言子不周乎喪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曹羈之為曹
 君歟射姑卒矣而曹不見君君曹者非羈而何鄭
 忽君鄭而突奪之故書鄭忽出奔衛而突歸不得
 繫於鄭曹羈君曹而赤奪之故書曹羈出奔陳而
 赤歸不得繫於曹突之歸以祭仲赤之歸以戎忽
 羈正而突出不正故其辭一施之則羈固所以為
 曹君也

赤歸于曹

歸易辭也赤曹莊公之庶子自戎入而取國戎有
 奉而易也不繫曹不與其得曹也何以不言自戎

歸于曹不與夷狄之奉中國也

郭公

闕文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叔陳大夫之嘗入為王卿士而復其國者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

牲于社

禮天子救日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用幣于社
天災有幣無牲諸侯而鼓于社僭也用牲于社非
禮也葉子曰日食之禮天子何以伐鼓于社諸侯
何以伐鼓于朝歟凡鼓皆所以亢陽也社者陰也

諸侯亦陰也天子救日則攻陰故伐鼓于社以攻
之諸侯卑不敢攻社故伐鼓于朝以自攻用幣于
社以請之也古者散祭祀之牲皆養於國也未有
不養而為牲者也玉帛牲牲非大祀不舉次祀則
用牲幣小祀有牲而無幣略之也然天災則有幣
無牲者蓋社亦小祀牲幣不可以並舉常祀則用
牲非常祀則用幣幣可及牲非養則不可及也是
禮也叔孫豹蓋知之矣故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而季孫宿莫
能知乃以為正月朔慝未作而後伐鼓用幣其餘
則否故日食而見經者三十有六而書鼓用牲于

社者三其二皆在六月六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詩所謂正月者也則魯人之失久矣經於是特正之其亦考於夏書及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何必見巳而後行之歟太史以建巳為正月季孫宿以建子為正月皆非也莊公或舉于九月尚先王之制哉左氏不能察而取以為說則太史與宿誤之也

伯姬歸于杞

伯姬莊公之妹也不言逆女逆之合乎禮則常事不書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水旱祭雩宗蓋有壇焉禮非日月之眚不鼓鼓于社于門非禮也禋門用瓢齋用牲于社于門亦非禮也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大夫何以不名大夫無罪也赤之歸曹戎實奉之故公以春伐戎以正其不得奉也曹懼而殺其大夫則大夫為無罪矣葉子曰春秋因人以立法不窮法以治其人因事以見法不因法以窮其事曹之事非春秋所得盡紀也春秋之所見焉者其君

之正不正大夫之有罪無罪云爾則大夫之名固非春秋之所必見也古者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故君前而後臣名父前而後子名士二十而冠尊其名而始乎字以見名之重故春秋之法常寄於字與名不應字而字所以為褻也故宋高哀得以子哀書則仍叔之子不書字奪之也不當名而名所以為貶也故宰渠伯書糾則曹大夫不書名與之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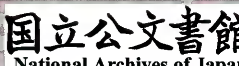
宋何以序齊上齊侯失霸也前此者宋人齊人邾人伐鄭齊猶未霸也則宋以主兵先齊人可也今齊之主中夏十年矣宋猶得以主兵居上則非霸之道也故皆貶而人之古者二王後不專征唯方伯而後專征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魯地也文姜死矣伯姬不得歸寧故即洮以為會會非伯姬之所得為洮非伯姬之所得會而莊公莫之正蓋文姜會齊侯于濼公不以為非則公會伯姬于洮宜不以為過矣會濼而後見夫人如齊師會洮而後見杞伯姬皆公為之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再見同盟距前十二年矣天子殷國之節也同盟非齊侯之所得已諸侯信而霸業成則吾所以尊天子者亦已終故自是不復盟天子於是使召伯廖來賜公命則加命以賞之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也仲字也大夫則何以得字見主人之辭也古者大夫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計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其實則葬之矣不書小事也此何以書為其將以圖國也莊公在位久未有嫡子子般孟任之子庶長而得立者也慶父叔牙通乎夫人欲舍般而立慶父季子懼不能正託葬原仲而之陳以為之圖莊公病召公子友於陳於是殺叔牙而立子般君子以是錄其行也何以得言如使若以君命出然臧孫辰大無麥禾而出告糴不得言如書曰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友謀子般而出葬原仲得言如書曰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春秋莫能辨焉葉子曰吾何以知春秋之錄季子歟昔者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繆公於是哭諸縣氏謂諸侯不哭大

通志堂

夫也乃諸侯大夫士師行出疆請於君其反必有
 獻且告固有許之出者矣而況謀其國乎方慶父
 叔牙之與夫人通也季子必微察之曰非我莫能
 正而勢未可以加也將委之而奔則懼絕而不得
 復將出而不以名則懼疑而不得去魯之安危季
 子所自任也則託原仲之葬請於公而求援於陳
 季子蓋有以圖之矣此所以能卒立子般而行其
 志也歟君子之防患也貴見微其弭亂也貴能濟
 若季子可謂微且濟矣宜君子之錄之也

冬杞伯姬來

來歸寧也內女不言來此何以書來父母沒矣伯
 姬不得來而來也凡諸侯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
 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大夫之再命者也凡婚親迎不親逆天子非
 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親逆非也非君命而來亦非也不曰逆女大夫之
 辭也天子逆后稱王后已成婦之辭也諸侯逆夫
 人稱女未成婦之辭也大夫逆妻稱字姓聽於父
 母之辭也

杞伯來朝

此杞侯也何以稱伯時王貶之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戰不言伐言伐至之日也不地地於衛也凡兵以
及者為主及之者為客齊以王命伐衛衛不服而
戰故以衛人及齊人言衛人之主戰也敗績不言
人其曰人貶逆王命也齊不救子頹之難雖以王
命討衛其稱人亦貶也葉子曰吾何以知齊人之
為貶歟始惠王立而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後幽
之同盟三年也是時天下諸侯已推小白而霸矣
豈非以率天下而尊王室歟然小白坐視而莫之

正也子頹奔衛衛背幽之盟遂與燕師伐王而立
子頹明年鄭厲公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處王于
櫟而後入周又明年與虢公復王而殺子頹小白
方遠伐戎亦莫之問也衛自是負其罪八年小白
亦不討至王賜以侯伯之命請伐衛不得已而後
加之兵僅敗衛人亦不能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孰
謂鄭突能不失幽之盟以正王室而小白為霸主
反遠事於夷狄鄭突能執燕仲父而小白反不能
執衛朔春秋所以與衛同罪而一施之槩貶以為
人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

鄭

以兵相援曰救諸侯相伐而方伯救之正也凡救之志皆善也何以曰人微者也

冬築郿

郿內邑也書不時也

大無麥禾

麥與苗同時先言大水而書無麥苗者麥苗以水為害也麥與禾不同時先不言災而書大無麥禾者倉廩竭也不言米無禾則無米矣冬書之歲杪知其足否之時也大無者無餘藏之辭也國不能預知其足否逮無餘藏而後知之莊公之政亦已

荒矣大饑民病也大無麥禾國病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言使非君命而辰請行也魯無麥禾辰請於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請如齊乃以曾圭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謂之為辰之請行也然則與之歟非與之也臧孫辰卿也古者冢宰以歲杪制國用量入以為出待其竭而後為之謀則已晚矣以為居官當事不辟難則可以為卿之職則非也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因舊而脩曰新有加其度曰新作廡馬閑也禮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四馬為乘三乘為阜三阜為繫六繫為廡廡為一閑何以書大無麥禾延廡之脩非務也葉子曰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其新泮宮諸侯所得為也大室屋壞新宮桓宮僖宮災書於春秋亦不書其新宗廟則當新桓宮僖宮或以親盡而不新壞與災所當書也新不新所不當書也至於雉門及兩觀亦魯之所得為也既書其災又書其新作災所當書也新作所不當書也豈以因是而有加其舊者歟由是以推新作南門蓋又有無所因而加之者矣所惡於新者為其作也

新而不作則又何書莊公之於延廡固所得為矣以為不能制其國用至於大無麥禾君臣且將無粟而食此不之恤而有所事於他豈知務者哉故雖其所得為亦不免於罪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取之新延廡亦可仍而不仍者也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

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此鄗叔姬也何以繫於紀而得卒成紀季之後也城諸及防

諸防內二邑也得時矣何以書新延廢已非矣城又非也以諸及防小大之辭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次于成公羊穀梁作師次左氏作次當從左氏不言主帥微者也故與伐邾之辭一施之

秋七月齊人降鄆

鄆國也降鄆非自降降之者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伯姬卒矣書葬叔姬卒矣又書葬存紀也葉子曰春秋於紀何其致意之深也自紀季以鄆入齊不以為叛紀侯大去其國不以為奔終始二十餘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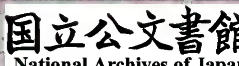
常欲紀之屢見至叔姬葬而紀絕矣蓋王政不作諸侯以力相并者不可盡誅也故以紀一見之以為雖齊之強有終不可以滅紀雖紀之弱有終不可以服齊者則國固非人之所可滅而人亦不得滅人之國而天下之爭奪息矣故曰興滅國繼絕世而天下之民心歸焉孔子之志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魯濟內地也有齊濟有魯濟

齊人伐山戎

山戎北戎也此齊侯之師何以曰人正亂者先中



國而後四夷楚強而未伐衛伐而未服罪乃越千里之險而事夷狄以齊侯為誇也故貶而人之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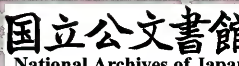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臺非以為觀也天子為靈臺以候天地諸侯為時臺以視四時非是不築築臺于郎非所築而築也築而又築益過矣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捷者何軍獲也下奉上曰獻齊霸主則何以獻獲於我威我也始小白伐山戎請兵於我不從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魯必即楚小白乃止故其歸也誇之以示我春秋從而書之挈齊侯若奉我然欲求名而不得也凡蠻夷戎狄有干王命方伯征之則獻其功於王王以警於夷諸侯不相遺俘

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記異也歷月不雨異也歷時不雨尤異也歷再時不雨異益甚矣葉子曰雨者陰陽之和氣也一失其節則陰陽之氣繆矣故春秋以冬春書不雨者所以見異也至夏則將有害乎稼穡矣異不足言也故夏而不雨則書旱至秋則稼穡將成而又受其害者矣旱不足言也故秋而不雨則書雩雩者



禱也春秋無以秋書不雨以雩見之也夏以旱見不雨而僖獨四月一書不雨者以著其不為旱也秋以雩月不雨而宣獨秋一書大旱者以見其不得雨也此周正也禮至於八月不雨則君不舉者夏正也夏而不雨猶有望於秋秋至於八月不雨則苗槁矣無復有望矣故君為之變君以民為本者也民以食為本者也君而無民則無與立民而無食則無與生此春秋之所謹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內邑也書亟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宋地也齊侯霸也宋何以先齊地主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吾大夫之三命者也此季子殺之也何以不言刺順季子之意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始公問於牙固曰慶父材矣俄而牙弑械成則不得於公而欲弑公也季子幸其惡之未成而不以為國獄則和藥而飲之使託若以疾死然義不失正其國仁不失全其親者季友之意也葉子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周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居東二年而罪人得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誅管叔豈得已哉使周公知其將

畔必有以處之矣何至於誅故曰仁知周公未之盡而季子能隱之此周公之所不得為也而何貶焉故苟不可以殺雖鄭伯之於段容之於始君子不以為慈書曰鄭伯克段于鄆苟可以殺雖季子之於牙酖之於將弒君子不以為過書曰公子牙卒此君子所以處君親之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正也禮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男不死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此弒也何以不書弒內辭也不書則何以知其為

弒不地則知其為弒也未踰年之君未葬稱子書名未成其為君也古者天子在喪稱子小子未踰年而死則曰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諸侯則否故諸侯未踰年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公子慶父如齊

如齊者何閔公立而聘齊也慶父殺般者也何以不貶成季子之意也叔牙可殺則殺慶父未可討則未討惟不急於慶父而後季子之謀可行也葉子曰慶父季子之事魯存亡之所由分也嘗試論之慶父與叔牙專國久矣外乘莊公之弱而無所



憚內扶夫人之姦以為援季子陳出也而非其母
 弟得與聞國政於其間亦幸而已矣及莊公問後
 而告以叔牙之言方是之時權在慶父季子非特
 不可誅其兄固力之所不能誅也適其將謀而未
 成故得先事而密殺之至於牙死慶父知其謀而
 復殺般則次必及於季子季子豈愛其身不能死
 難者哉以為慶父殺己而自取之諸侯容而不討
 則魯固慶父之國矣不容而討之則兵加於國魯
 之亂未已也閔公者夫人之娣叔姜之子是亦慶
 父之黨於時纔八歲僖公賢而長慶父不立僖公
 而立閔公亦豈甘心以為君者哉假夫人之故以
 說於齊少緩魯人之怨而申其志於後云爾則慶
 父終欲得魯者也季子於此勢不得兩全寧置慶
 父而辟之陳則可因陳援以訴於齊使夫人慶父
 之惡不能隱而季子得全於外魯庶幾其可為矣
 此季子之志也春秋蓋察之矣故直書慶父如齊
 而深隱季子奔陳至季子來歸而後始見褒則慶
 父如齊非逸賊季子奔陳非逃難卒之誅慶父而
 立僖公則季子之謀魯者無遺策是固君子所以
 成其意者也

狄伐邢

閔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故也有不忍於先君也閔公般之庶弟而般未踰年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也何以盟定公位也葉子曰吾何以知此盟爲定公位歟左氏穀梁皆以是盟爲納季子夫子般弒而季子奔陳慶父請於齊而立閔公慶父與季子蓋不並立於魯者閔公生纔八歲安能內拒慶父之強外召季子而請諸齊慶父者季子

之所不得制權非出於閔公則魯人亦安能違慶父召季子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公羊不爲義而何休獨以爲季子畏慶父權重後復爲亂如齊聞之奉閔公託齊桓而爲此盟是雖無據而吾以爲可信何以知之落姑齊地慶父利閔公之幼而終欲奪之季子察之審矣旣殺子般而歸獄於鄧扈樂則安知不復殺閔公歸獄於人而自取之歟凡諸侯立不以正必待于盟會而後定固非王法矣桓伯而與鄭伯爲垂之會制在鄭伯也宣立而與齊侯爲平州之會制在齊侯也閔公之時小白方霸諸侯閔公雖不當立而慶父之惡不可以不前

戒則假齊之重以定公位者實季子之意此吾所謂因陳援以訴於齊使夫人慶父之惡不得隱而後魯可為者也經所以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蓋齊侯與公即其地以為盟其謀出於齊非出於魯既盟而慶父之惡見其姦不得行於齊則季子亦可挾齊令以歸魯是盟固季子定公位非魯人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此公子友也何以謂之季子親貴之也內大夫奔未有言歸者此何以書歸賢之也桓公之子四人長則莊公也仲為牙而謀弒公叔為慶父而殺公能殺牙以全公盟閔公以正慶父則人孰不以為親而願其還孰不以為貴而倚其重曰是乃吾君之季子云爾天王書季子來聘親貴之在上譏之也魯書季子來歸親貴之在下賢之也

石林先生春秋傳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